

交流

民国海派文化经典 · 穆时英

Classics of Shanghai Culture

穆时英
著

名家终极书写
现代传世之作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交流

民国海派文化经典 · 穆时英

Classics of Shanghai Culture

穆时英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流 / 穆时英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8

(民国海派文化经典)

ISBN 978-7-5439-7699-3

I. ① 交… II. ① 穆… III. ① 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2512 号

选题策划: 张 树

责任编辑: 贾素慧

封面设计: 周 婧

交 流

JIAO LIU

穆时英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699-3

定 价: 68.00 元

<http://www.sstlp.com>

出版說明

經典文化，歷久不衰的典範之作。民國海派經典文化書系輯錄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典著作二十七種，內容涉及詩歌、散文、小說等，如戴望舒《望舒草》《我底記憶》、邵洵美《詩二十五首》《天堂與五月》、陳夢家《夢家詩集》《鐵馬集》、劉大白《秋之淚》、周瘦鵲《紫羅蘭集》、章衣萍《寄兒童們》《隨筆三種》、郁達夫《屐痕處處》《春風沉醉的晚上》、穆時英《南北極》《白金的女體塑像》《交流》、丘東平《紅花地之守禦》、蔣光慈《衝出雲圍的月亮》等，都是具有典範性的傳世佳作。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晚近以來，中西文化激蕩，上海是融匯中外文明的樞紐，民國時期大批文化精英彙聚滬上，中西合璧、古今交融，孕育了獨具特色、海納百川的海派文化，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

民國海派文化經典書系，以館藏民國珍本原版影印，精裝製作，益于讀者閱讀賞析、研究收藏。此叢書以更加普及的方式便於讀者重溫經典，使一批市面難覓之珍貴刊本進入了普通大眾的視野。

我們致力於優秀文化的發展傳承，出版事業，精益求精，永無止境。我們期待廣大讀者不吝指教，提出寶貴意見，從而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求，更好地為讀者服務。

編者

二〇一八年七月



交流

* LIU Kung Sui *

1930 9 8.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交 流

穆時英作

LIU Kung Sui *

1930 9 8,

1930

芳草書店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四

版 權 所 有

1——2000冊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五
月
初
版

實 銀 六 角

雖則是初夏，但那鄉下的太陽赤裸地，熱情地罩在頭上，却也夠叫你受。

這時太陽已往西斜，可是鋪在地上的，白熱的光仍炙熱得可以。有時太陽底下閃過絲縷的白雲，地上也跟着掠過一大塊陰影；吹上來的風才透着些微涼意，風裏夾着來的焦香，和鐵杓攪着鍋沿的急聲才有些誘惑的意味；在地上躺着伸出舌頭喘着氣的野狗也抬起頭搖着尾巴往空中儘嗅。

大西飯店裏是充滿着喧譁。

各人的臉全是汗混着泥，蓬散着髮，運動馬甲黏着背，汗從那裏沁出來，溼透了全背。只有俞天福仍穿着長衫，汗也沒流，彷彿就不曾玩過籃球似的。頭髮短短地挺立着，臉上稍微透些紫紅——就這一些玩過球以後透出來的血色，才顯出這還是活人的臉！他怯怯地捧着汽水在喝，像是怕給汽水淹死似的，只不敢像別人那麼的仰起脖子儘灌，終於倒在玻璃杯裏，像不會喝酒的人喝酒似的，緩緩地，怯怯地喝。第一個看見他的怯模樣的是項雄霄，而第一個笑的是趙忠益。雄霄看見俞天福臉上的一塊僅有的泥迹，憶起剛才玩籃球時，他把球傳給他，他想接，接不着，撞在身上的怯樣，也笑了。

「真好笑，哈！老怯今天又和球接吻呢！」趙忠益看着俞天福臉上那塊泥迹，豪放地笑。

「真的，雄霄傳來的球可真重，真難接！」俞天福怯怯地笑，想掩飾

他的怯，然而他的窘急却更明顯。

「對不起！」惟有雄霄是不欺侮他的，常向他道歉；因此，他跟雄霄也比較親密些。他覺得自己到處受人家的輕蔑，只有雄霄時常帮他。他很崇拜雄霄，很愛雄霄。他看着雄霄的英俊的臉，感謝浮上了他的心。

「大約是他想慌了，看見球以爲是妙人兒的臉，所以趕上去接吻！這話可對，老怯！」那喜歡談諧的左展俊在大家大聲發笑以前搶着連珠似的說完。

接着是閏然的大笑。

裏面一陣敲鍋沿的急聲，外邊是堂倌的怪噪子，他們要的蝦仁餛飩來了。

李蔭在自己的碗裏撒了些胡椒，替雄霄也撒上些，問愈天福要不要；愈天福還不曾回答，他已替他撒了滿碗都是。

「够了，……够了！我不吃胡椒的。」愈天福的敢怒不敢言的神情，使他顯得更怯。

雄霄很有些忿然，頰上一陣紅，却顯得更英俊，誰也不會感着他如今正沸騰着援助弱小的革命家的熱血，痛恨強大的，英雄的俠腸。

「老怯有未婚妻沒有？」左展俊假裝正經地說。

「有了！」和老怯是親戚的蔣美蘊望着愈天福笑。「聽說很美呢！

那做媒的謝老兒說：像林黛玉似的，喜歡哭，多愁善感——」

「那為什麼跟球接吻？愛情太不專一了，打倒！」左展俊不等他說完，就搶着說。

愈天福絕援地望着四周，彷彿弱獸受獵人的追迫，知道是無從逃遁了，戰顫着待死。大家輕蔑地笑着，很不經意地把眼光圍着愈天福，這使得他更侷促了。唯有雄霄雖則也笑着，但他的笑是不平，是安慰，是援助。

他覺得這許多人連合着支解一個弱者，未免太卑鄙了！他同情着，可憐着俞天福，正如革命家同情弱者一樣。

趙忠益儘望着雄霄，突然說：「小項，你怎有些女性似地！真的，有些女性似地！」

大家像給提醒了似的，全望了他一眼，果然有些女性似地，但他是斌媚中帶着英挺的氣概。——可是大家不會打趣他，似乎對他有些懾懼。

回宿舍去，得穿越操場。濃鬱的樹叢圍着四周，枝杪上斜挂着半個落日，非常大，映着天空異樣地燦爛。紅色的霞像纏在樹頂，無際的蒼碧做了邊框。一陣歸鴉從頭上喧呼地飛過。遠遠地涼風送來採蠶的歌聲。

吃了晚飯，雄霄回到了房裏去，那綽號稱為怪先生的黃仲懷已在那兒跟他的幾位同鄉爭論了。雄霄聽了不懂他們的話，單覺得總是又在爭什麼一元論了，因為他們爭論得怪激烈的。怪先生仍穿着他的冬天當罩袍，夏天

當長衫的那件白洋布長衫，戴着那頂黑絨的冬溫夏涼的小帽。房間裏的人全注意地玩味他們的姿態，很有興味，很可笑。他們却帶着學者的互相切磋的研究態度爭辯着。

雄霄躺在牀上看怪先生以爲好的李石岑演講集，看了幾頁，就隨手拋開，拿起他自己以爲好的曼殊斐爾小說集來看。

現在是怪先生在說話了，他的沉着的聲音，一聽就知道。雄霄抬起眼皮來瞥了一眼：怪先生正捏着那頂絨帽的大結子，懸空拎着；他的朋友像聽名人演講似的歪着頭，拉長了頸兒。雄霄手拿着書，眼却玩味着他們的怪態，不由好笑。

一片漂亮的二黃倒板從對面李蔭的房間裏裊起，接着是一陣喝彩的怪噪子，把怪先生的聲音壓平了。雄霄又注目到書上去，但他的擱在桌上的腳却跟着京胡的抑揚把腳趾在桌面上微微地搖動。

一個穿學校制服的人含着謙虛的笑進來，問雄霄在不在。雄霄扔了書起來，那個人也看見了。

「噫，你在這兒！明天要跟H大學比球了，你們班上的啦啦隊長是誰？」

「哦，我到忘了，就讓趙忠益做吧。——喂，我們班上就要開遊藝會，學生會的幕可能借給我們？」

「可以！你明天吩咐趙忠益來領傢伙，別忘了哪。」他點了點頭就走。

「那不是學生會主席胡克開？」和雄霄牀鋪相連的那個人把詢問的眼光掃過來。「遊藝會幾時開？」

「下禮拜四。」雄霄仍躺下去看書。

怪先生的聲調又從漸漸平靜下去的嘈雜中挺了出來，他的怪態又把各人

的注意力吸住。

雄雉的腳趾仍隨着京胡在桌面上搖動，手仍拿着書，眼和耳欣賞着目前的怪景，佔據着心裏的却是日間大西飯店裏的情景。「嚇，女性似地！」他感着稀有的侮蔑然而違反本願地微笑了。「近乎女性可不是美的換一種說法？」他耳旁像有人在說。「不，近乎女性的美誰希罕？得做個堂堂的丈夫！」侮蔑，稀有的侮蔑！可是一陣快樂反無理由地擊中了他，他覺得這侮蔑的可愛。不，這怎麼能？這是侮蔑！怎能忍受？但浮上他的嘴角的却是愉快的微笑。他扔了書，把枕頭緊緊地一捏，彷彿這樣就可以抹去女性似地的侮蔑，但他現在反而愛那侮蔑了！那侮蔑的愉快是發展着；微笑傳染了別人，看見他微笑的也微笑着。

「微微地笑着可有什麼樂意的？」

這些話祇輕輕地在雄雉的耳膜上拂過，他是在快樂中盪漾，什麼也不能

打動他，漸漸地沉入快樂中了。

「睡啦！」也不知過了多久，怪先生的午夜鐘聲似的聲音把他從快樂中驚醒，就寢的鐘聲的尾韻在他的記憶上尚微微地搖曳。靜寂寂的多半已睡熟了。

「黃仲懷！」他下意識地喊了一聲。

「幹嗎？」

「沒有什麼。」他才憶起自己並沒有什麼話跟他說。

「噯，這不是怪？」他脫着衣服，疑視着他的臉。

雄零自己也覺得好笑。他想：「這位怪先生大約又在觀察他的心理了。」他也脫了衣服睡了。

靜寂佔領了一切，只有窗外閣閣的蛙鼓和帳外嗡嗡的蚊聲起着交響。

二

星期日的下午，K大學的足球場的四週早已圍了許多人。新劃的白線在草上是十分顯明，離白線二尺是新裝的矮竹欄。場北是H大學的學生，場南是K大學的學生，其餘是來賓——那是包含着學校附近的鄉村中來的和從上海來的。靠近足球場的是兩座皇宮式的宿舍，東院和西院，現在那許多窗口全掛着空的餅乾箱子，代銅鑼的。

看的人越來越多，站滿了場的四周，擠着，嚷着，夾着孩子們的哭聲。竹欄開始往裏斜，吱吱地響。